
時代漫畫
12.


王先生一·二·三集
重版新書
葉淺予作
每集實洋八角
叁集合購
祇收大洋二元
王先生
小陳
小陳
陳太太
王太太
時代圖書公司

在刧難逃，固衆生寃業太重，
而愛莫能助，實由我內德未充。

截段正元蚕上海發起闡揚孔子大同眞
義祈禱世界和平大會諸名流之邀函中

時代漫



山東省主席韓復榘最近對各縣長訓話，有『殺惡人，即是善念。』之言。(晉)

●

杭州市立大關初級小學學生宣文烈，因在校中早會入隊較遲，被校長用戒方責打，致當時即痛苦難熬，屎尿直流；暨後該生性情大變，且於睡夢中常常大哭。或謂此顯係受驚嚇之故。或謂國難教育，兒童應有此種現象。孰是孰非，惟天曉得。(華)

●

京市私立鍾南中校初中三年級生王柏年，因受該校訓育主任罰跪四小時，致該生羞忿交集自縊身死。聞該生在校成績極佳，被罰原因，尚以向化學教員居某質疑，居遂指為侮辱。此豈非因朽木不可雕乎？！(中)

●

各報有時登載商店公司，或個人的糾紛消息，往往有當事人竟委託律師致函報館，要求勿登 函末並附『否則依法訴究』一語。究竟新聞記者披露新聞，便觸犯了什麼法律，而要依法訴究，我們因是外行，不能妄加剝奪言論自由等誅語，不過總認爲這是一句很稀奇的『法語』。(度)

●

年來中國藝壇上，既有藝術叛徒革命，又有藝術博士講道，還有繪畫大師門法，更有繪畫聖人氣死。若果藝術還不能救國，則這班叛徒，博士，大師，聖人與狗彘何異？(柳)

●

被狙擊斃命之申報總理史量才，各界都惜其才。曾憶其生前有警句云：我誠愛才，惟處今之世，思想技術皆爲上選者，未免自視過高，其能勝任愉快者，僅能求諸于知命達天之人材中耳；然而亦須視循序漸進的時代之需要，爲吾報界發揚使命，苟社會需要雖重金禮聘奇才亦所不惜，吾固愛才勝於一切也。如史君者，誠一代之明哲，乃終不能保其身，此令人百思而不得一解 (愚)

●

司法院副院長覃振由歐回國，有一節談話如下：查歐美各國法官服帽均採古式，非其他各種制服可比，實則具有宗教之色彩，所以昭神聖之信仰也。我國既不崇神，復不能令，乃做西人之古裝，徒教師模稜者，以臨於法庭，甚矣者，吾民之驚奇而不可解也！且此種法服，除英法外，各國律師檢察官，多有不着者；吾國多被其服，而去其帽，尤爲兒戲，倘不亟爲更正，於司法威信，大有損害，宜避除此種不中不西之古裝，即以現代之常禮服代之，較爲莊嚴；如必以異乎常人爲要，則漢代衣冠，亦未始不可復見於今日。今之古人乃曰：猗歟！盛哉！吾民或將仍得沿用「青天大老爺」之名不絕於時！(新)

●

上海市舉行鐵路防災演習時，副指導官韓倘英與記者的談話如下：據謂外傳本路令長在南站演習防空，眞則非防空，實爲防災之誤，因雖有敵機來襲，而其重心，在敵機擲彈後所引起之火災也。於是我們這班愚民纔明白了防空與防災的區別，不勝感禱之至。(九)

大戰的前夜　　麥綠之作

當骷髏在死之宮裏跳舞的時候，帝皇們還在作着王冠之夢！

爲什麼我穿中山裝

履 篠

我爲人半生老是克勤克儉，…………………現在纔逐漸地富裕起來，現在銀行存款居然已達一五・〇〇〇元之鉅數。我家黃臉婆子一見我有如此多的錢財，始則大施媚術，想從我荷包裏掏出雪白的，可愛的銀幣去購買長統絲襪和高跟皮鞋，以便招搖過市，大出風頭。旣而因我曉以三從四德，禮義廉恥，以及女兒經上的種種古之名訓，今之大義，她便老羞成怒，聲言要請有名刀筆寫張狀子，告我不顧贍養，存心虐待，蓄意遺棄等罪，來勢洶湧，大有謀財害命的樣子。終於我便像十九路軍的鬥士一樣，奮勇直前，打開後門，一口氣衝到吳淞路的舊衣肆中，購了一襲百分之百的國貨中山裝，花去國幣八大餅，爲數不爲不大矣。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若果白白地說了半句謊語，則皇天后土，當能明察！

一穿上身，路人便側目而視，甚至有人說我是從南方來的革命黨，此皆租界上的華人坐井觀天，因此少見多怪，洋場十里，祇知拍馬消閒，當然不明世事，易爲好奇心所驅使，本來何足道哉！流光如駛，忽忽又過了一週間的模樣，連隨時見面的幾個知已也都特地光降舍間，或以莫名其妙的瑣事奉託，或以洋洋灑灑的履歷書呈上，以求推薦安插。此皆這萬惡的社會，積習太深，以爲一穿中山裝的便是官，不做官的絕對不穿中山裝；旣穿了，像我這樣的知識份子，就要被人包圍。這樣的社會環境，焉能不使人喟然生嘆。穿之旣久，道途傳聞，親戚故舊的函電也交相而至，問我究竟做了什麼會長，或什麼委員：其不憚麻煩者就是聘請我做某某公司的名譽總理，某某商行的招牌顧問。我心思之：長此以往必生誤會。苟不幸而罹招謠撞騙之罪，則事關刑事，國法又素來昭彰，豈有網開一面而得徼倖之理。於是不由人不寒而慄。此後我便小心翼翼地將我之所以穿中山裝的理由，逢人便道，以消他們的猜疑，以啓發他們的愚矇；然而尙恐未能周知，特擬此稿投登『時代漫畫』，一舉兩得，名利兼收，可以不必細說，幸垂鑑焉！

本來人類要穿衣裳這回事，是要禦寒，是本能的；所以野蠻人也知道以樹葉獸皮蔽體。照我國的歷史看來，在上古的時代，伏羲氏始制嫁娶，以儷皮爲禮，男女纔有分別。其後黃帝軒轅氏又教民作冕旒，垂衣裳，以重廉恥而明禮義。此皆先王之道也！近世紀以來又有人說：人類要穿衣裳其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裝飾自己。孔雀不是把自己打扮得比任何飛禽都美麗嗎？然而牠們却是世界上最沒有用的東西。天生我人，必有我用；所以說人不能像孔雀那樣打扮。他們的主義似乎不贊成人類穿太考究的和太美麗的衣裳，並非贊成人類完全不穿衣裳。但是自新學倡明，先有藝術家介紹模特兒，繼有共產黨在漢口舉行男女裸體遊行，終有知識界大談裸體運動與人身康健的關係。他們要打破廉恥不穿衣裳，除非天堂裏起了革命，有第二個上帝出現，把整個的人類都造成像最下等的動物那樣，男女兩性的生殖器都生在同一的肉體上，或許是可能的。在這樣的新時代這樣的新思想，眞使得我國青年男女迷於新，而忘乎其舊，雖則我非絕對的復古派，但是一見這些寡廉鮮恥的事情，孰不爲之痛心哉!?假如僞滿洲國的溥儀那傢伙脫得精光，他還成爲其僞皇帝嗎？這且不談，卽或叫我國獨一無二的劇壇健將蘭芳梅博士一絲不掛，搖來擺去，他還能成其爲舉世稱羨的大藝術家嗎？這樣看來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衣裳耳，雖則也有謔而又虐的人說我們有些人也是衣冠禽獸，這却不必去管牠。總之，在這禮義廉恥之邦的中國裏，我們非特要堂堂皇皇的中華國民穿衣裳，而且還要穿標準的衣裳以整綱紀，不得有奇裝異服，混亂社會的制度，或有傷風化。筆者是男子，所以祇能站在男子立場上說，中山裝纔是我們的眞正標準裝，人人得而穿之。

在國民革命以後，長衫馬褂本在打倒之列，堂堂中國氣象爲之一新，所以漢口租界得以收回。沒有好久不知怎樣一般舊官僚又糊裏糊塗地把長衫馬褂穿起來了，社會上頓有暮氣瀰漫的樣子，我想九一八和一二八的兩次事變，多少總與長衫馬褂有點關係。此外更足以使人驚異的事情莫如有幾位大英，大美，大法留學生，中國最前進的知識份子，如我的夫子胡聖人，曹教授，張博士等也居然效顰，甚致爲文稱頌長衫馬褂如何適於衛生，怎樣合於『德沒給拉圾』的精神。這般人祇知信口雌黃，抹煞事實，存心反動，而作有計劃的宣傳，何曾想到：現在中國人穿的長衫馬褂，也和女人穿的旗袍背心一樣，都是八旗入關後強迫漢族所穿的東西，簡直是牛馬奴隸揹的皮。若果不談革命則已，要談革命棄之猶恐不及，還談得到穿而提倡之！穿了他們所謂的中裝，文不能遊名山，玩大水，武不能打太極拳，踢毽子，何況國難年年當頭，正是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時候，我甚盼望四萬萬四千餘萬的同胞趕快脫下狗皮或亡國之衣，像我這樣穿起中山裝來。

有人似乎說過：凡是穿西裝的男人，無論是小夥子或老頭子，都是有季常癖的，並且是aphrodisiac的。我們男子在數千年前，曾經努力奮鬥，擺脫母權時代肉蹄的蹂躪，方纔奪得父權的自由光榮，當然在這二十世紀的『德沒給拉圾』時代，男人當然不能因穿一套西裝而讓母權復甦。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吾儕孔門弟子，當然不能當穿西裝如服aphrodisiac一樣，作非禮之動，旣傷風化，又犯刑章。此外穿西裝的時候，要繫一條不知其所以然的吊頸繩子，我最討厭。其次西裝又分美國式，英國式，法國式，日本式，俄國式，和一九〇一年式，一九三五年式，二九七八年式，中國和那國親善自然以那國式爲相宜。不過現在的中國人穿的西裝多不合潮流時事，所以有些人很像白俄小癟三。若要西裝穿得考究，筆挺，則你我旣無污贓可貪，地皮可刮，外款可賺，竹槓可敲，勢有所不能。在此提倡國貨的年頭，中國人不着中山裝而要穿西裝，幾乎是沒有討論的餘地。

我更不贊成像墨索利尼的黨徒樣穿那樣穿黑色襯衫，或希特拉的黨徒那樣穿褐色襯衫，糊行亂爲，耀武揚威，像煞介事，終非夫子之道。如其要戴冕旒，穿蟒袍，則有復古之嫌，成何體統。想來想去還是穿中山裝好，妥當，不腐化，無病態，沒有消閒的樣子。概括地說，穿中山裝的人絕對不是 tailor Made men，是深明衣裳哲學的人，不爲時髦所驅使，可以子子孫孫世世代代地穿下去，毫無變革。若果你不相信，你穿了一襲中山裝以後，便會明瞭自己的社會地位忽然增加。這一點苟不一試，則非言語文字所能形容而使你體會得到的。譬如你旣穿以後，電車上的或公共汽車上的賣票員不問你買票，你必定非常驚奇，以爲他在引誘你去『揩油』，你必定會毅然決然地掏出錢來買票，所以你的人格便可以隨時隨地受試探，受試驗，終於會得發揚光大起來。我這幾個月以來，精神格外抖擻，愛國之心也油然而生：第一，我無論如何不肯做半點有傷國體或危害社會的事情，第二，我無論何時都想到怎樣打倒東洋人，以雪心頭之恨。這完全是穿中山裝的好處。

末了，我要喊個口號以作結束，中山裝萬歲！穿中山裝的人也萬歲！萬萬歲！（完了）

半新不舊

迭迭

要把「新舊比較」這題目，來做一篇文章，似乎並不能算什麽困難的事務。因爲新和舊，是兩個絶對的名詞，新的總是新的，舊的總是舊的，豈不容易分別。我脚上的襪子破舊了，摩登太太不高興修補，替我買了一雙新襪子回來。明天早晨，我想着要穿了。我對太太說：「請你把昨天替我買的那雙新襪子拿來，達爾鈴！」，我總不能說：「請你把昨天替我買的那雙舊襪子拿來，達爾鈴！」如其如此，我的太太定當我是一個白痴，而要請律師和我離婚不可了。事實勝于雄辯，這話一點也不錯，把握這新舊比較的題目做文章，不是十分簡單嗎？

文章寫到這里，忽然我的丈母太太打電話來，她要我在這個二十二日早晨早點去，吃我小姨的訂婚酒，我一看日曆，本月二十二日是早已過去了。但是，我丈母太太是一個老實人，她決不會欺騙我的，后來才弄明白，她說的「本月」是「十月」和我所知道的「本月」是十一月是不同的；她說的二十二日就是我所知道的二十八日，十月二十二日就是十一月二十八日，她所說的是舊曆，我所知道的新曆。同是一個日子，會弄出兩個名稱來，而且是一新一舊，各有千秋，這情形不也是事實嗎？這豈不使我所說的新襪子和舊襪子的原理動搖起來！這文章看來倒不大好做了。

這大約是中國人什麽事都可以自自由由的好處，什麽事最容易碰壁，什麽也最容易找得出路。譬如說，大學畢業生因求不到職業而碰壁，他們向政府請願就是唯一的出路，政府遇到那一班失業青年份子，一時无處安插，倒也覺得有些碰壁起來，但是你不用就心，立刻就可以想一條出路出來，那就是設立一個救濟委員會。所以，在中國社會，什麽事都是可以碰壁，什麽事也都可以找出路，碰壁就是出路，出路有時也就是碰壁，於是世界可以大同。這樣看來，中國實在做不出新舊比較的文章，中國的歷史，如其直截爽快的講，就是一部「老法新曆本」，中國原來沒有絶對的新，也沒有絶對的舊，想到這里忽然想到了一個文章的題目，就在還空着的第一行上填上四個大字「半新不舊」。

「半新不舊」看來實在不大痛快，就事實看大約不算好現象，不過深合中國人馬虎的心理而已。譬如，你要寫一份請帖，而且要公私兩便，你就得把陰陽二曆並行寫上去，然而，以字面來說，「陰，陽」兩個字碰在一起就不大瞧得上眼，因爲，似乎有些陰陽怪氣。然而你如其不寫陰曆而寫夏曆，那似乎又有些太傾向「復古」，就不大好，如其再把陽曆寫成西曆，陰曆依照現在盛行的國醫，國藥，國術，國手，和國文等等一樣，寫成國曆，那又欠博古通今，因爲現在的曆法，國曆反而是外曆了。又有些人把陰曆寫成廢曆，果然太覺悽慘，大都的人還是依照「半新不舊法」寫新曆和舊曆，就覺得容易敷衍過去。不過我總希望大家能够一致奉行國曆，以副官廳的厚望焉。

但是，半新不舊也是有好處的地方：太太出外能够交際，跳舞，回來依舊能補襪子，抱小孩。這是半新不舊太太的好處。奉行了新生活還可以看到出城隍會，這又是半新不舊的好處。讀現代人的文章，還嗅得出古代人的墨臭，也是半新不舊的好處，如其中國人永遠半新不舊下去，以後的考古家也非常省力，不必向地底下去掘，只消在地面上看就是了，這不是半新不舊的好處是什麽。

冬之 Picnic　　華君武作

（按即爲宦戶所盛行於春夏二季中的野宴也）

王小二進化史

老黃作

坐井觀天齋隨筆

汪 敏

曾見X會印成的一年度賑款報告，其中支出部份，列有「支X常委墊款子金X元X角X分」一項。聞X常委主持X會會務，迄今已有十載之長，平時非凡熱心公益，所以聲望也就蒸蒸日上，居然能從「普羅」爬到「布爾喬亞」，面團團彷彿眞像富家之翁。誰知他生財之道，竟在此中權衡「子母」。

●

X廳長官，厲行節約，又是勤於出巡，每至一地，謝絕酬應。某日大駕光臨。歡迎者盡是鄉間「面子」人物。他雖循例不受供應，然此日X公所中，午飯竟開至十桌以上，香煙計吸去五百餘支，其它洋酒汽水點心水菓，數不勝舉；一切均由X鄉長包辦，費用則挨戶抽收，人民都以得能一瞻X廳長官豐采，無不樂予輸將。各商店營業，突然起色，而以X典當高櫃台夥計，更其忙碌。全鄉無不感頌德政不置。

●

近來各處發給土地圖照之聲，洋洋盈耳。有人勸告業主，切弗吝惜區區一點圖照領費，而致喪失產權。并且領得以後，就可拿圖照向銀行抵押借款，利益很大。這幾句話，深中目下鄉間「土地沒人買，借錢借不到」之病。不過諱者聞之，却說近來娶妻必須美貌年輕之故，正同此理。

●

救災之後，各處征收田賦的糧柜職員，又忙着「催征舊賦」。自委員以至主任和催征員，天天下鄉宣傳、捕捉、押繳、疲於奔命。公安局裏的拘留所，人滿可患，連其它各種違警犯，幾乎不能插足。但而朱門大戶的欠糧朋友，還是高臥深堂，一點不受影響。據說就因爲他們信用比較可靠，不必驚動。

1

2

都市物質文明進展中的累積性

劉立樸作

新知識

郭 堅

距故鄉三十里的一個小市集，一些居民的賦性倒很特別，四千五百多人的數目中，每天總有十幾起鬧着打架。他們打後，又不肯這樣算了，還要告官互訴短長。官是給攪昏了，也不容易辦他們的曲直。一次，新來了一個分局長，看到這般情形，他很聰明地發明一條「財」「名」兩收的治理法。當居民一班一班地嚷進來時，不容分訴。

「知了，有事不先投本局長辦理，倒自相打得頭破血流。目無法紀，應各罰洋四塊，再打加五計算。」

從此，他們果有一些時「太平」。

●

此次，爲爭男女在法律平等問題，滬上某代表等到京請願。某立法委員問她們來意，有一位代表匆忙的答道：「我們特別要請願婦女通姦權」。

●

教授：小考完，這星期我還有二堂課，你們來上吧？

學生：腦子昏了，我們要休息，休息。

教授：那，我可要受損失了，二小時十塊！

也是新聞

無常

◎新聞記者的衝動

本埠日文報紙故意發表一段嚇嚇中國人的消息，大意謂『本埠匯豐銀行於廿一日起，對巨額存戶，實行佈告，暫緩兌現，不料當日下午某存戶前往取款五十萬元時，亦被婉請暫緩付款，即晚當由該行向中國、交通、中南、大陸各銀行暫借一千五百萬後，始於昨日起宣告對十萬元以下之存戶，可以付款云。』於是，我們的新聞記者便大起衝動，有的說匯豐銀行競輸白銀出口結果，反釀存戶提款危機，這是自作孽；有的說外國銀行的信用，如今也發生問題了；有的甚至說，匯豐銀行當局因形勢緊張，已電促赴港公幹的買辦，趕速回滬，商量應付的辦法了。

然而，結果却大失所望，據說，匯豐不僅未向華商銀行借款，買辦先生也並未赴港公幹，一場風波，就此平息，眞是西諺所謂Much Ado About Nothing。

其實要使擁有資產總額十二萬萬元的匯豐銀行，發生風潮，恐與打倒帝國主義是同樣吃力，我們的新聞記者，可太易衝動了！

◎商人的面目

我們自古以來就看不起重利輕情的商人，「市儈」兩個字把商人的身份貶謫到十分低賤的地位。西方的商人雖未被輕視，但工於心計，錙銖必較的猶太人，也到處受着厭惡咒罵。可見商人的難登大雅之堂，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然而，時代不同了，如今什麼大王，什麼老闆，什麼總裁，都成爲政府的撐腰者，甚至於外交內政，不過是在那些大王，老闆，總裁們支配之下的一批角色，新扮演的戲法而已。現在正是商人揚眉吐氣的時代。

我們還沒有產生過「死商人」，給予國際間以最殘酷最可怕的印像，但尙未死滅的奸商以及最近操縱市價不顧民食的米商，却也使我們看出市儈確具着一副相當猙獰面目。

◎俄人大力士

據報載，此次俄人麥加羅夫，由申抵平，出賣武術。事前旣未拜客，臨時復大登廣告，自稱全球大力士，兩腕足與二牛角逐，一手能舉千鈞鐵椎。而中國經理人某某，亦不解北平社會人情，竟固執十餘年前心理，欲以「外國人」三字，嚇倒一切物議，於是惹起社會之反感。先有北平摔跤家首領沈友三，當面要求角力，繼有河間楊教頭之女兒楊劍霞，致函要求比武，俄人大力士不敢嘗試，大坍其台。國術增光，於斯可見。

但我們却也替這位麥加羅夫先生惋惜。他旣具「兩腕足與二牛角逐，一手能舉千鈞鐵椎」的本領，爲什麼不到華洋雜處的上海來獻獻身手，還要到人才輩出的故都賣弄玄虛。張學斌擺一天梅花樁擂台，獲得多少士女的青睞，王君左試爲套空中取寶的把戲，使多少富商聞人咋舌驚駭。然而，這位麥加羅夫先生呢，只落得進退兩難，蒙羞而去。這其中雖有幸與不幸，但他實在也太不瞭解我們的社會人情了！

◎劉湘不虛此行

最近一期的獨立評論上，載一封由四川匪區寄來的信，實在是一封不平凡的信，茲摘錄數段，以供衆覽。

『我們初動身時，是由駐軍『保護』着逃走的。走了不遠，軍隊忽然驚惶起來，聲稱共匪隨後追到了。難民聽了這個消息，當即扶老攜幼，亂跑亂竄，隨帶在身視同生命綫的包袱行李，因而丟了不少；於是軍隊才當做勝利品似的爭先恐後地去搶奪財物。事後我們才知道受了騙。從此也沒有軍隊保護我們了。

不逃是那般的危險，逃走又是這般的苦痛，我們眞不知是否前生作了孽？

我們被迫逃走了幾天，巴州還沒一匪『降臨』，於是軍隊又開回去，任意搜索，衣物器具，搶刦一空，門窗桌凳，皆被燒燬，大小房屋，所存者幾根柱頭而已！』

不曉得此次入京向中央請示的劉主席，有沒有看到這一封信？如其看到的話，我們希望『已有覺悟』的劉主席，也能夠「埋頭苦幹」一下，庶不虛此行？

打開天窗說亮話

陳涓隱作



弔罷東鄰賀西鄰





虎力拉　　尷尬　　啼笑皆非







大都會的骨髓?!

浦東銀行廣告

上海農商銀行廣告

中國企業銀行西門支行今日開幕

中國企業銀行儲蓄部

中國墾業銀行支行敬謝來賓

寧波實業銀行提籃橋辦事處開幕

大陸銀行新設蚌埠支行

中南 鹽業 金城 大陸 銀行聯合營業事務所遷移新屋通告

四行儲蓄會上海西區分會添辦業務通告

交通銀行香港分行開幕公告

華中銀行籌創立會公告

廣州小景（漫畫通訊之一）

廖冰兄作

廣州依珠江而分河南河北兩部份，河南爲烟賭之區，珠江鐵橋築成後，除使南北交通便利外，而烟館亦驟然繁榮，當局稅收，又可增加：橋之爲用如此，恐爲上下古今之人所未料及。（一）





廣州人好玩鳥兒，當局亦提倡象棋，因此公園中無處無這些閒情逸緻的朋友。鳥聲啾啾，子聲釘釘，足以點綴昇平爲乎！（二）

廣州有一不平凡的交易場所，爲醫卜星相集中之地，卽城隍廟故址。其中尤以看相者爲多。從來只有男相士，最近女相士亦平空添多不少。有父女皆爲相士，更且比隣，據聞其父相法高明，反而「門堪羅雀」；其女則常有候補顧客數十人，其「相」法更可想而知矣！（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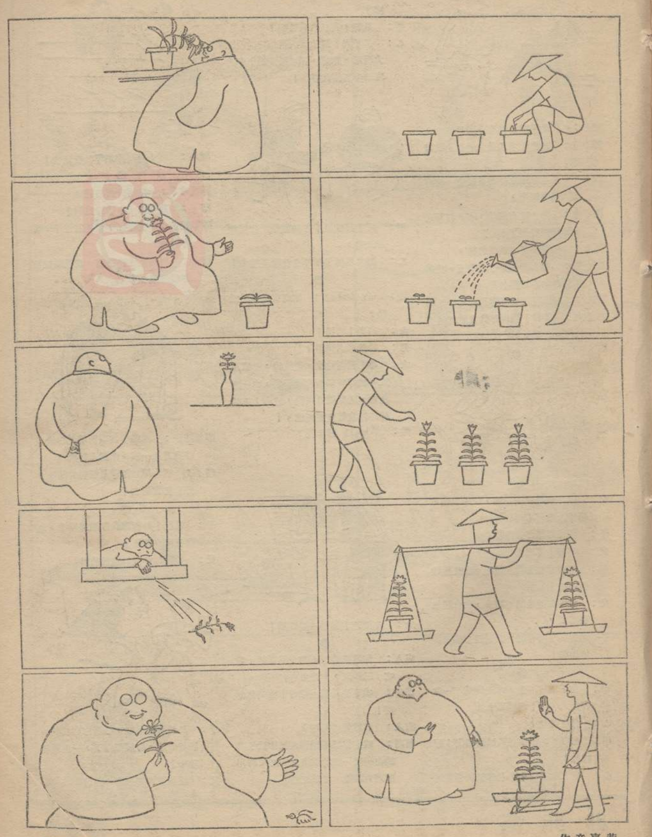




中等以上學校實行軍事訓練有數年，畢竟馬馬虎虎而已。及本學期之始，我們的陳老夫子要學生和士兵受同等待遇……頭髮必要薙光以後，我們在任何學校門前，常可看見一隊隊和尚軍魚貫而出。（四）

河南有秋聲慈善同樂社，於月前舉行鬥蟋蟀比賽。有謂此舉有損「好生之德」，殊失慈善之旨；有謂這種玩意能使人明瞭中國過去之大勢，亦幽默事也。（五）

花的故事



棄舊憐新

黃嘉音作



記者： 先生週遊世界有什麼目的嗎？

野心家： 自然！本人最大的目的是考察！

記者： 先生考察之後對於社會一定有很大的貢獻吧？

野心家： 哼！沒有別的，本人打算把全地球征服平了！

記者： 征服平了之後又怎樣？

野心家： 哼！我佔東半球爲王，我弟弟佔西半球爲霸！

記者： 那麼這個世界還許別人插足嗎？

野心家： 不許！全世界就我們兩個王八(霸)兄弟。

●



父： 前半世是我養活你，後半世你可得養活我了！

子： 還是都歸你養得啦！

父： 不行！不行！

子： 那我就和你換一換吧，我先養活你好啦！

父： 你現在還是個毛孩子，拿什麼來養活我？

子： 趁現在還有媽，我問她要錢來養活你啊！

●

甲： 在下眼福不淺，昨天看見了一位官大人，哼！好威風！

乙： 什麼樣兒？

甲： 坐汽車，一羣丘八武裝護衛；好威風！

乙： 啊！那我也見過！那傢伙還是眞兒，在大街上要吃什麼，就得給他吃！

甲： 是嗎？有丘八保標嗎？

乙： 多着呢！這位大人還是坐的沒蓬大汽車，赤膊，顯得比悶在小小的汽車中要涼爽得多！



甲： 呀！好威風！你知道是上什麼地方去嗎？

乙： 聽說是要出洋拜見什麼王爺去！

●

男： My darling！ 你從前講過戀愛嗎？

女： 講過！講過！

男： 和什麼人講過？

女： 哼！圓圓的臉，黃黃的，每當夏天，他時時刻刻的陪着我，我一遇見他，就覺渾身爽快，舒適！眞的那時候我簡直愛死他了！

男： What?! 誰？誰？



女： 不要急！那是一架電扇！

●

病人： 你這兒的殺虫藥太不靈啦，我吃了三四天，一條虫也打不出。

藥商： 唉！那是殺虫藥呀！誰叫你吃呀！

病人： 那我要牠幹嗎？

藥商： 唉！你應當請醫生把你肚子裏的虫一條一條的取出來，然後再用這藥去殺牠，百試百靈！



病人： 哎！誰叫你不早些告訴我！

●

睜眼瞎子： 你爲什麼碰我？

瞎子： 我是瞎子！你碰我啦！

睜眼瞎子： 我碰你？我是個瞎子，碰你幹嗎?!

瞎子： 明明是你碰我啦，我還差點被你碰個跟斗！



睜眼瞎子： 狗屁！我明明看見你故意往我身上一撞，你還賴什麼?!

瞎子： 啊！原來你還是個冒牌瞎子，好！打官司去！

●

子： 爸爸！外面都說你戴綠帽子，怎麼我沒有看見？

父： 什麼?!什麼?!誰說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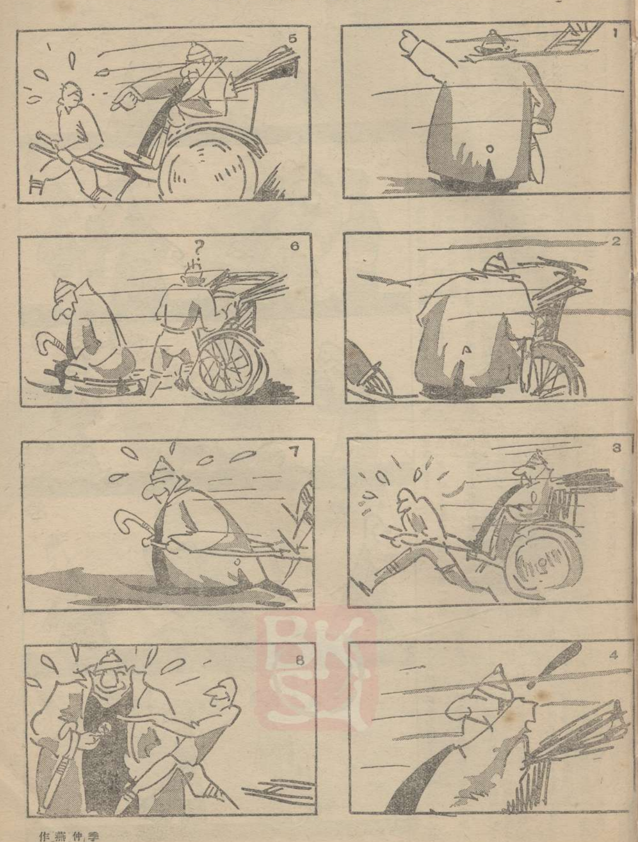
子： 外面都那麼說，我看你紅紅的，肝胖的臉，戴個綠帽子，一定漂亮得來！

父： 好個王八旦！非……!!

非 非 集

黎任子作

一個求醫無效的閑汗病患者



季仲燕作



廖冰兄作

等中了航空獎券

（獨幕劇）

吳贊延

時間——第九期航空獎券快開獎的某天下午

人物——甲，乙，丙

地點——田野公路上

甲（自言自語地走着）： 我倘使拾得了拾塊錢，一定買一條航空獎券；中了頭獎的話，我就買許多田地，在田裏種些稻麥，自己就是大地主了！

乙（在甲後相隔不遠也自言自語地）： 我倘使拾得了拾元錢，也買一條航空獎券；中了頭獎就買許許多多牛馬，天天放到人家種着稻麥的田裏去吃完牠，踏完牠。

甲（回過臉來）： 嗆！你說的什麼話？

乙： 你自己說的什麼話？

甲： 我說我要買許多田地，種許多稻麥。

乙： 我說我要買許多牛馬，吃掉許多稻麥。

甲（憤怒地）： 什麼話！你不能這樣的！

乙： 你能管我嗎？

甲： 不一定要管你，你敢再說！

乙： 再說就怎樣，我要買許多牛馬吃掉許多稻麥！

甲： 誰的稻麥？

乙： 就是你種的。

甲（拿出拳頭）： 你敢再說。

乙： 我一定要叫牛馬把你的稻麥都吃掉。

甲： 再說一遍。

乙： 我一定要叫牛馬把你的稻麥吃得一些也不剩。

甲： 你知道不知道我的拳頭是不應允你這樣做的？

乙（也拿出拳頭）： 我的拳頭剛才告訴我，我可以這樣做的；並且他給我有力的援助！

（於是甲乙二人熱鬧地打架了，遠遠地來了一乘汽車，漸漸地到達。）

丙（從汽車裏探出頭來）： 什麼一會事？

甲： 哦！你一定是老爺（說着連忙跪下來）。老爺！伸冤！老爺！伸冤！

乙（也跪下）： 老爺！老爺！伸冤！

丙（指甲）： 你先說。

甲： 我的田裏種的稻麥，都被他的牛馬吃掉了。

丙（指乙）： 你為什麼讓牛馬去吃他的稻麥。混賬東西！

乙： 老爺，我牛馬還沒有買呢；要等拾到了錢，買得了航空獎券，中了頭獎才買呢。

丙： 混蛋，真是混蛋！你的田呢？在什麼地方？

甲： 老爺，我的田也沒有買，也要等拾到了錢，買了航空獎券，中了頭獎才買。

丙： 更混蛋了！我老爺也沒有做呢，我是汽車夫；要設法向姨太太騙了錢，買了航空獎券，中了頭獎，才買官做呢！

——閉幕——

保險安全



晚上徐舍監整容飭畢，至王訓務那裏去談天，面上安定非凡！因爲她自忖着——保險箱鑰匙在身邊，雖夜半歸來，亦萬無一失！

陶謀基作

忙忙‧碌碌

娛樂的一羣

工作的一羣

王鈺槐攝

生物界的驚異

龍種水泡眼

陳涓隱作

植物的愛護者

陳少白作



(一)東尋西找總算發現了一棵含着新生命的嫩芽。

(二)然而這可愛的植物上有一塊妨礙生長的大石頭。

(三)起初這位植物愛護者以木椿努力推之而木又折。

(四)繼而他想盡方法以繩努力拉之而繩又斷人撲。

(五)間或人們畫虎不成反類狗他弄巧頭上反多一個疱。

(六)因自己無能愛護索性摧殘踐踏這是人的理性啊！

葉淺予作



王大過年

張方

三十那天，隆福寺趕上廟會（註：隆福寺是北平有名的廟會）。打一清早起，廟裏廟外，滿大街全胡同，隨處隨地擺的貨攤子，也比往日多了。彷彿都想憑假着大年三十拚命的抓幾個錢可以過個舒坦的年——其實滿沒那麼一回事：有錢的主兒，頭些日子早已把年貨備齊；蹓到今兒出來趕廟會，也不過是些窮寠子！

誰讓是過年呢：王大順着孩子們的意思，也得破費幾個，到廟會買些年貨。他右手托着他的小三兒，左手提了個手巾包。隨着大伙兒往街上擠，反正人多，誰也不會擠躺下——只是有點喘不過氣來。

王大的媳婦在五年前就死啦；甩下二男一女。大兒子在前年不知犯了怎的那股子勁兒，一蹓烟到東北投了義勇軍，直到現在連一點信也沒有，大概其許是塡了炮眼子。死了媳婦，丟了兒子，在王大的意思，這些事都是活該，本來年頭不好，活着也是受罪。

他在衙門裏當了份小差事，一年到頭總沒痛快的發一次整薪，左一個二成五，右一個一成八，一個月到是能領多少？王大也懶得算它，反正有錢來咱就過，沒錢來旁處想法，也不能直挺的餓死！他只能在一個大雜院賃了間半房，院裏的份子太雜，多少對於自個兒的姑娘小子不大有益處——成天跟些拉洋車倒穢土的人接近，早晚也是那種材料。其實他何常不想住大洋樓，那簡直做夢！好歹睡不着露天，管它大雜院小雜院，「沒錢」也只能叫孩子們認認命。再說王大也常想：「自個兒的閨女小子都不是成器的材料：二禿子已是十六歲了，一個姑娘家在頭頂上只長了幾十根黃毛，根本就是寒蠢，搭着一腦袋的木氣，呆頭呆腦。咳！這也沒什麼，只要她能把生米做成熟飯，瞅着錢餓不死，也就心滿意足！三小子——小三兒——才六歲，成年拖着兩條鼻涕乾，成天在外面撒野，又蠢又髒像一個大泥團子！」王大那會把他們放在眼裏頭——

原先到了年底，什麼事都是王大媳婦管，從她死後，王大本想再娶一個，可是差事不好，誰家的姑娘肯跟他挨餓?!這些年來都是王大一個人的事。唉！那兒是過年，明明是要錢，沒發洋財，反正不能舒坦。今兒在衙門裏耗了四個多鐘頭，求爹爹的告奶奶的才算領到五塊四毛錢，也不知道又算是幾成幾？還了煤廠子五十吊錢；米舖二塊掛零；酒麵店四十九吊……只賸下一塊來錢到家，也沒心過什麼年，可是孩子們，拿過年眞當回事，二禿子嚷嚷要燉點肉吃，小三兒想買花燈，一個貪吃，一個貪玩，王大這才帶了小三兒出來買年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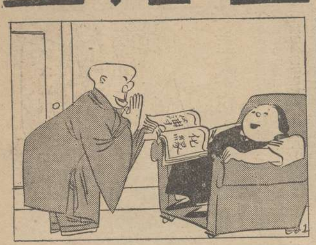
人眞足實，越來越多，累了一年，都想借着大年下，撒開樂一下，急着買吃的用的。可是東西都漲了價，比往常貴得多。做買賣人眞行，說什麼：「大年三十，您多化幾個吧！」王大心想：「衙門裏可能開開恩多發下幾個？」

誰讓他搿慣呢！該買二斤的，也省啦只能買了半斤肉；隨後又給小三兒挑了一個小號的走馬燈。這小子瞅什麼要什麼，還要買風車，山裏紅……（註：風車同整串的山裏紅都是北平新年點綴的東西）。都給王大駁回，又買了幾斤雜和麵（註：雜和麵是最賤的糧食）。同些零七八碎的東西。錢也化得差不離，也該回去，父子倆就隨和着成羣的人擠出隆福寺街往家走。

小三兒牽了王大的脖頸，硬要坐洋車，王大暗想：「他媽的！拉洋車的

王先生

結佛緣









貨，還想坐車？」他也沒理這個岔。又走了一程子，小三兒瞧他爸爸沒言語，不肯雇車，抽冷子用小手撇了王大一個嘴巴，一溜就跳在地下打滾，冽着嗓子嚷着：「巴媽子！我不回啦！」王大怕在大街寒蠢，耐着性子哄着他，把一個大泥團抱起，連忙就喊：「洋車！洋車！」大年下洋車也漲價，想雇便宜車，那兒辦得到？又走過了幾條街，好容易才算雇妥。拉車的剛提起車把，跨開了脚步，飛跑了一陣。小三兒坐在他爸爸懷裏，舉着走馬燈，冽開嘴直樂，用脚只蹬只踩，險不點兒翻了車。這時車也顯着拉得特別慢，拉車的一喘一喘，是個癆病鬼子，想不坐又不成，誰叫自己貪圖便宜，再說人家起初也跑了一陣。

走了老半天；才算把一老一小拖到家門口，王大給了錢，心想罵着：「她媽的，牛車！」回頭對着小三兒說：「改明兒你長大拉車的時候，可別作牛車，省得挨罵！」小三兒嚷着說：「媽的：我要開過他們（註：開過他們就是跑在他們前頭的意思）！」說完還端了一個拉車的姿勢，格外透着英雄氣寬到屋裏。

王大進了屋一想那肉忘在洋車上了，馬上叫小三兒追出去找那輛車，一會兒小三兒回來說：「早全沒影子啦！」二禿子在旁邊急得快吊眼淚！小三兒可說：「爸：我將來還是作牛車，有肉吃，有肉吃……」王大正沒好氣，兜屁股給了他一腿，小三兒也沒哭就蹓出去了。

二禿子趁着他爸爸不在家的時候，已經打扮了一番：外面套了件她媽留下的又肥又大的花綠棉襖，可又露出裏面一大截紅袖子；紮着腿的老棉褲，下面又不知那兒來的一雙尖頭高跟鞋；耳朵邊塞了一朵大紅紙花，襯着賊光油亮的頭皮；臉上滿塗着乾白粉，塗着怪駭怕的紅嘴唇……。王大看來眞是妖怪，可是：「這是孩子們的自由，隨她去！」做老子的也管不了這許多！

二禿子告訴她爸爸：「這高跟鞋，是大虎子打地攤上買給我的；那朵紅花也是他打一家辦喜事的人家，門口搭着的綵牌樓上面揀下來的……」說着還透着：「大虎子待我眞不壞」的神氣。王大這才知道一個煤核的孩子——大虎子——瞅中咱們二禿子！咳！也是：「孩子的自由，隨她去！」

二禿子又取出一捲紅紙，告訴王大：「爸呀：您瞧人家在門口都貼了些對聯，咱們也該有，我早上上街買了一副，您瞧好嗎」？王大打窗戶向外一瞧，果然這些街坊的屋門口都粘着驢唇不對馬嘴的對子。二禿子這時已經把紅紙抖開，上面寫着：「××主義大發財」，「××憲法元寶來」。王大說：「咱們家那有閒錢買這，你眞多事，可有什麼用呢?!你愛貼在那兒，就貼在那兒吧！」

因爲沒有肉吃：二禿子更顯着沒勁，父，子，女三人啃窩頭嚼鹹菜，喝些雞和麵湯，就算把晚飯吃過了。小三兒照舊蹓到外面去撒野；二禿子規作屋子；王大只冲着屋頂發呆！

一會兒二禿子聽到街上吆喚：「財神爺來啦」！的聲音，忙着去買了一份、托着進來，一手又拖了一個大泥團子。說：「爸：財神爺請來啦，您該磕頭，保佑咱們順順當當，我把小三兒也找回來了……」王大沒理這個碴，小三兒也不磕頭，只是二禿子扒在地下，搖撼了幾下腦袋！

一陣陣地炮杖響得挺猛，南屋趙老婆子提着嗓門罵她的媳婦：東屋老趙喝醉了酒在打孩子；北屋熄了燈，一點動靜也沒有，許是睡悶覺；西屋王大仰着脖子嘟囔着：「明年過年可還是這樣？……」二禿子同小三兒已經睡着了

教室裏的陰陽性

仲子

邢太太是剛從法國回來的一位新婚少婦，除了她本有艷麗的面貌和窈窕的身段外，更從法國帶回了嫵媚倜儻的風度。任何人見了她，至少都會不能自己地起一種鑒賞藝術的美感。

邢太太雖然已經是太太，但她決不願坐在家裏當中國式的太太，何況她從母胎裏帶來的一點捷才，和留學中學來的本領，還未曾有過施展的機會呢？碰巧本埠的T·T·大學，正要聘請一位法文教員，邢太太經了朋友的推薦，就欣然地擔任了下來。

T·T·大學是本埠出名的流氓集合所，內中的學生與其說是來讀書，不如說是專來和教員倒蛋的。這天他們聽到了學校裏已聘請了一位法國新回國的漂亮女教員來教法文，當時他們就像得了件至寶一般。但是要開女教員怎樣下手呢？他們經了一度討論，就議決決不能用對付男教員的野蠻辦法，例如：把揩黑板的粉刷子放在進教室的半開的門上面，等教員進來時把門一推，那粉刷就會自動的打在教員的頭上，外加給他一頭的白粉。但是對付女教員，尤其是對付年輕漂亮的女教員就不能這樣了，最好的辦法是隨機應變的用言語來使她粉頰『赤化』，更好是『微微的赤化』。

的玲…的玲…，法文課上課了。這是邢太太平生第一點鐘教書。教室不大，學生也祇有十二人，這是大學二年級的乙組，但當邢太太姍姍地步進教室時，二十四隻眼睛就像探海燈一般的齊向邢太太全身各部份射去。若是沒有邢太太這般的老練，她的粉頰恐怕早已赤化了。

邢太太先用了亦柔亦莊的辭令，說了幾句謙虛話，於是開始講法文和英文間在文法上的最顯著的差異點。在法文裏，任何名詞都分有陰陽性。譬如說：書是屬陽性…。學生們聽到這裏，忽然靈機一動，覺得鬧女教員的時機到了。立刻有一個坐在頭排中間的渾名叫「死貓活賊」的就開始發動，并且先做了一個暗號，叫全教室同學注意。「死貓活賊」開始發問說：

『邢先生：法文裏的陰陽性有什麼標準？』

『本來具有性別的生物，當然是依牠們固有的性別，例如公牛是屬陽性，母牛是屬陰性。但是本來沒有性別的物件，那祇是根據習慣上的分類罷了；譬如說鉛筆在法文裏是屬陽性，還全是習慣上的一種武斷的分類。』邢太太回答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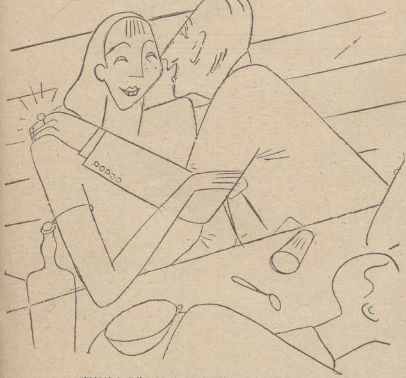
「死貓活賊」知道機會到了，於是提高一點嗓子，裝了鄭重的神氣，對邢太太說：『我看鉛筆的屬於陽性，是具有形態學上的根據的，它是陽性的象徵。譬如說鉛筆套，我猜它一定是屬於陰性。』

「死貓活賊」說到這裏，就用左手裏的鉛筆插進右手裏的鉛筆套，然後再把它抽出來。當他這樣的抽動着時，全體學生就笑的笑，看的看，一時教室裏充滿着緊張的空氣，每個學生都在期待着鑒賞邢太太粉頰上的赤化。內中有生性比較善良的，簡直在替邢太太擔憂。但誰能幫她的忙，使她度過這惡作劇的難關呢？

出乎學生們意料之外，邢太太的粉頰不特不赤化，并且更不憤怒，她很自然地回答那個「死貓活賊」，同時用右手指着他的頭和帽子，說：『這到也不見得一定如此。譬如你的頭在法文裏是屬於陰性，而你的帽子却屬於陽性。所以你的形態學上的根據是絕對不能成立。』

這時那個「死貓活賊」怎樣的從勝利的得意中突然落到無可形容的被汚辱的羞恥裏；以及全教室學生們怎樣在搖旗吶喊的高興中突然受到了敵方的屈服：那祇有讀者們自己去想像。

紳士與淑女



咖啡店之夜

侍女：你細瞧怎麼？我臉上不過是些稀少的粉刺。

老主客：我眞像喜歡最好的咖啡一樣，裏面有極細極細的末子。

黃苗子作

商品化



商人甲：貨色現存，揀揀中意的好了。

商人乙：我想先須一一試用。

中華民國廿四年日曆

一 月 大

星期日		6	13	20	27
星期一		7	14	21	28
星期二	1	8	15	22	29
星期三	2	9	16	23	30
星期四	3	10	17	24	31
星期五	4	11	18	25	
星期六	5	12	19	26	



二 月 平

星期日		3	10	17	24
星期一		4	11	18	25
星期二		5	12	19	26
星期三		6	13	20	27
星期四		7	14	21	28
星期五	1	8	15	22	
星期六	2	9	16	23	



三 月 大

星期日		3	10	17	24	31
星期一		4	11	18	25	
星期二		5	12	19	26	
星期三		6	13	20	27	
星期四		7	14	21	28	
星期五	1	8	15	22	29	
星期六	2	9	16	23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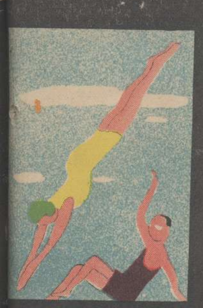
四 月 小

星期日		7	14	21	28
星期一	1	8	15	22	29
星期二	2	9	16	23	30
星期三	3	10	17	24	
星期四	4	11	18	25	
星期五	5	12	19	26	
星期六	6	13	20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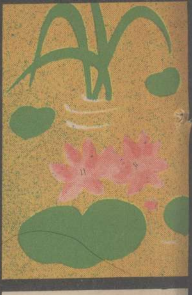
五 月 大

星期日		5	12	19	26
星期一		6	13	20	27
星期二		7	14	21	28
星期三	1	8	15	22	29
星期四	2	9	16	23	30
星期五	3	10	17	24	31
星期六	4	11	18	25	



六 月 小

星期日		2	9	16	23	30
星期一		3	10	17	24	
星期二		4	11	18	25	
星期三		5	12	19	26	
星期四		6	13	20	27	
星期五		7	14	21	28	
星期六	1	8	15	22	29	



七 月 大

星期日		7	14	21	28
星期一	1	8	15	22	29
星期二	2	9	16	23	30
星期三	3	10	17	24	31
星期四	4	11	18	25	
星期五	5	12	19	26	
星期六	6	13	20	27	



八 月 大

星期日		4	11	18	25
星期一		5	12	19	26
星期二		6	13	20	27
星期三		7	14	21	28
星期四	1	8	15	22	29
星期五	2	9	16	23	30
星期六	3	10	17	24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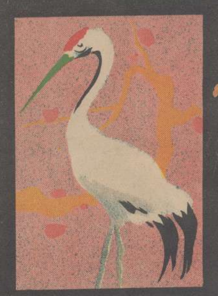
九 月 小

星期日	1	8	15	22	29
星期一	2	9	16	23	30
星期二	3	10	17	24	
星期三	4	11	18	25	
星期四	5	12	19	26	
星期五	6	13	20	27	
星期六	7	14	21	28	



十 月 大

星期日		6	13	20	27
星期一		7	14	21	28
星期二	1	8	15	22	29
星期三	2	9	16	23	30
星期四	3	10	17	24	31
星期五	4	11	18	25	
星期六	5	12	19	26	



十 一 月 小

星期日		3	10	17	24
星期一		4	11	18	25
星期二		5	12	19	26
星期三		6	13	20	27
星期四		7	14	21	28
星期五	1	8	15	22	29
星期六	2	9	16	23	30



十 二 月 大

星期日	1	8	15	22	29
星期一	2	9	16	23	30
星期二	3	10	17	24	31
星期三	4	11	18	25	
星期四	5	12	19	26	
星期五	6	13	20	27	
星期六	7	14	21	28	

時代漫畫社製贈



產：生產的產，滴盡汗血！

產：胎產的產，性命出入！

產：資產的產，巧取豪奪！

陳涓隱作

愛人後備軍

白兮

資本主義的發展，便產生了所謂「產業後備軍」的名稱。資本家因有了那種「產業後備軍」，所以對於工人們的工資就能任意支配，可工人們如果要反抗資本家那種無理的剝削，可是大隊的「產業後備軍」實是一大威脅。現在我們的女主人雪，却因爲有了「愛人後備軍」，可以使她的愛人更加熱愛她。在這裏，我們不得不佩服雪女士手段的高妙。你看吧，是某一天下午，她的手穿在林的膀子裏。兩個兒，漫步在滬西的兆豐公園的草坪上，談的多甜蜜。

雪女士那豐滿的臀部，輕輕地擦一擦林底，林似乎覺得有點暈然，就開始他倆的談話。

林　雪，我的親愛的雪，你眞是比天上的仙女還要美麗。如果人世間失掉了你，我相信，地球就會爆裂，人類就會熾滅！而我會天天不斷地從眼睛里哭出血來，……

雪　(先嬌媚地向林哭一笑)。得啦！得啦！既然地球會爆裂，人類會熾滅，那麼，你難道不住在這個地球上，而又不是這個人類中的一個，而獨能天天不斷地從眼睛裏哭出血來麼？哈哈！你眞是個傻孩子！

(聽到雪罵林爲傻孩子，林精神覺得無上的安慰，全身的骨節一鬆，像電光閃過他的腦海一樣)。

林　哦！哈哈！我昏啦！我昏啦！我眞是傻孩子！

雪　林！你過去有過愛人麼？

林　過去麼？哦沒有的！……

雪　騙誰呢？

林　眞的，孫子王八旦騙你，騙了你我要被雷劈死，要被汽車軋死，要被……

雪　好啦！好啦！即使你過去有過愛人，那也沒有什麼大關係的呀！只要你現在沒有好啦！現在，我只准你有一個愛人，多一個就不可以！……除了我以外，你再去愛另外一個女人的話，那麼，林，你記着，你是永遠失掉我而得不到了！

(林有點失望，可是他馬上露出一個女人最歡喜的笑臉。)

林　哦！那是不行的，親愛的雪！……

(雪馬上怒容滿面)

雪　呀！你莫非現在已有了愛人了麼？

林　是的，我現在已有了個愛人了呀！

(雪把穿在林的膀子裏的手抽出來。)

雪　好！你去愛她吧！

林　咦！我的愛人不是你是誰啦？

雪　哦—噢！原來如此！

(雪又把又柔又光滑的手臂穿進了林的膀子裏)。

林　那麼，雪，你有過愛人麼？

雪　(不加思索)。有過一個的，不過那時還在想思中呢！

(林有點不自然啦！)

林　那麼雪，是誰呢？

雪　不是你是誰呢？那時我想得你眞好苦呵！現在我每想到這，我總想痛打你一頓呀！

(雪卽把穿在林的膀子裏的手，輕輕地在林的腋下碰了一碰。林有點覺得癢，就He 地笑了出來)。

林　那麼你現在就來痛打我一頓吧！我睡下來，隨便你歡喜打在那裏！

(林眞的要睡下草地上去啦！)

雪　得啦！得啦！我怎捨得打你呢？

(正在這時，雪的另一個愛人陸從他們的對面頹喪地走過來，他看見了雪跟林在一塊散步，心里十分憤怒，可是陸在雪的跟前是怎敢發怒呢？只是憂鬱地—)

陸　啊！親愛的雪！你難道忘了約我今天來這裏跟你散步的麼？

(雪的態度仍舊一點也沒有變化)。

雪　哦！陸，你麼？Excuse me我失約你了！

(這時的林的臉色全變啦！心被大搥子在重擊。)

陸　雪，你不是跟我說過，你只愛我一個人，而沒有另外愛人了麼？



男(對救火員)：對不起！請快些告訴我，門在那裏？

胡旭光作

(雪正想說，林搶着說了)。

林　眞的，我的雪，你不是剛才也對我說過的麼？你是只有我一個作爲你的愛人外，是沒有第二個的愛人了呀！可是現在，事實證明你那話是欺騙了我，現在，你却有另外一個男人來責問你的不專愛他了呀！

(雪面具怒色，責備林陸)。

雪　哼！你們眞不懂得戀愛的眞諦！……

(林先怒搶着說)。

林　可是事實證明你有了兩個愛人了呀！還談得上什麼戀愛的眞諦不眞諦？

陸　是呀！雪，你除了我之外，還有另一個愛人呢！

雪　哈哈！因爲男人是都靠不住的，所以……

(兩個男人搶着說)。

林陸　—可是「我」是靠得住的呀！

雪　誰相信你們這表面上的話呢？如果我從林那里失了戀，我還有陸愛我；如果我從陸那裏失了戀，那麼還有林愛着我呢！不過，我還在擔憂着萬一你們兩個兒都不愛我了，那叫我怎麼辦呢？所以我正預備在找第三個第四個……的愛人後備軍呢！以備我的「失」戀！

陸　可是我自信，我是最愛你的！

林　可是我自信，我是最愛你的！

雪　得啦！讓我從今天起，對於你們愛我的熱度的深淺，我要記起分數來，看誰愛我最深，我就被他叫做「愛人」，否則，對不起，只好請他做「愛人後備軍」了！

陸　雪，我自信，我的愛是最深的。

林　不，雪，你是一明二白的，我的愛你是永生也不能滅得掉的！

雪　得啦！現在你們可以開始競爭啦！

(雪獨個子走出兆豐公園。)

——幕　下——

金大

沈淪

（一）

調查戶口的一羣狠才跨出門，咱噓了口氣，捫着良心問自己：「咱究竟是那一國人」？不由得掉下兩點淚來。

明明記得，咱是中國人，咱故鄉在中國的東西——雖然咱離開故鄉已有三十多個年頭。

問題原是十二分容易得到答案的「是中國人」，千眞萬確的大中華民國浙江省人。

有血性的漢子畢竟不會忘記自身的國藉的；然而咱，咱並不患「歇司的里」，咱相信：咱的神經較任何人靈敏，咱不忘記祖國，不忘記故鄉；更牢牢記住咱們的敵人，可是咱不知道祖國的同胞、官吏、昏沈的怎麼一種現象？

譬如咱眼前所住的地方，說來氣人，原是咱們祖國土地的一部分。如今呢？算來已是第三個年頭，早被祖國的同胞、官吏、遺忘了。

大街上趾高氣揚的還不是那些所謂「日本皇民」，還有那些依附着皇民袴下生存的朝鮮人和滿洲國（？）人全沒有一個挺胸凸肚的，除非是那些戴假面具的狐假虎威的一羣。

「調查戶口」的一羣狠，每個月要來一回，咱也記不得次數啦，人數不少，每個月要掉一批，總是那麼一大羣，總是那麼吵吵鬧鬧地。

今兒上午，那一羣狠又來了，爲首的是一個講中國話的鬼子，挺胸凸肚地，兩顆眼珠兒蹬着，像要吞下人去。

當咱聽到擂鼓似的一陣响促的搥門聲時，咱的眼珠兒也蹬着了，明知道搥門的是那一羣狠——經驗告訴我：除了那一羣狠敢這樣「違法」（奉 闆警面諭，搥門聲不能超越左右三戶以外，違則處以五十元以上百元以下的罰金，並拘禁之。）外，有誰敢「虎頭上拍蠅」？可是咱還問：「外邊打門的是誰」？

『調查戶口』『調查戶口的』！一邊嚷，一邊擂。

『請走邊門吧！咱們大門多年不開啦』。

終於從邊門擁進那一羣。

擁進了屋子，鬼子向咱不瞬地瞅着，那些隨從們——捧墨盒的，挾皮包的，持簿冊的……一羣——探頭探腦地四面張望個不住，那個挾皮包的竟把院子裏的草雞窩，一腳踢翻在地上，估量他把雞窩看作軍械庫了。

『姓什麼？叫什麼名字？多少歲年紀？做什麼生意？家里多少人？……』

那有什麼瞞的，咱全老實說啦！

『姓金，叫幼江，五十三歲，販賣綢布的，家裏頭大小八口。…………』

『近來賣買好』？

『不好』！咱搖着頭。『着實壞呢，山東不銷』。

『怎麼？您說清』！鬼子逼近一步，手掛下像要掏什麼。

『賣買不好，山東人不穿綢』！

鬼子這才弄清了頭腦，向挾皮包的擠擠眼：於是那挾皮包的又提着問：

『金大哥，您不認識咱？橫道河子的賣買不錯呀』！

眞沒來由，平空來一聲親熱的「金大哥」。

『別認錯了人，咱三十年不出門哩』！

『金大哥，您別「撒嬌」吧，當着舊伙伴跟前』。

活見鬼！誰認識這王八！咱不是娘兒們，撒什麼嬌！

『咱不懂您的話，咱安分了整整五十三個年頭呢』。

挾皮包的再覷了咱一眼，回頭向鬼子搖搖手。

『您那里人』？又輪到鬼子說話。

『滿洲國，××省』。

鬼子笑啦，一羣狠跟着滿得意地微笑；單是咱笑不出來。這是怎麼一回事？

他們不是來調查戶口，簡直是來「搜查軍火」「測驗人心」的。

（二）

金大的爸八十歲，身體挺結實的。

日頭向着午，爸忽然想上省城去做一注賣買。老頭兒性子痛快不過，想到了便幹，沒有一點躊躇的，好在他騎着馬一口氣趕二三十里路，一些不乏力，不算怎麼一回事的！他不像其他南方人，多吹了一點風，多費了一點力，便會發寒發熱地生起病來。八十歲的老頭兒還具備着年青人的一切好力氣；而且他會騎在馬背上放前膛鎗，目力所能到達的地方，無論如何不會讓他的子彈白化了的。

那時的金大正三十歲，該是血氣方剛的好年頭，可是金大，他帶來的是南方書生的體格，怯生生地整日躲在家裏頭不做一點兒事。

『咱有一天老死時，瞧您怎樣度日，怎樣子生活下去』？爸爸常常向着金大嘆息着。

爸做的綢布生意才十年。來關外那一年，金大才二十歲。綢布從南邊運來，還需親自拿上省城各處去兜銷，這賣買最是辛苦不過的，虧他老人家身子結實精神旺，逢到賣買盛的時節，一個月要跑上八回十回也不會嚷乏的。

爸獨個兒上省城，那條路跑了近十年，沒生過一回事，家里婦人很放心；而且這次有伴侶，兩個兒並着騎同行，比較更穩當一點。

沿着大路跑，大路旁的山林和田地像潮水一樣地倒退。馬蹄聲風力逼緊，的的奪奪地那麼高下抑揚的響着。

『有朝若得青雲志，不殺胡兒誓不休』！

『您唸的什麼咳？金爹兒』。

『就是那些鬼子樣的人！您沒有見過那些鬼的氣燄，哼！眞氣人呢』。

說起鬼子，鬼子從那邊來啦！

風刮着沙，那邊塵頭起處，兩騎馬飛一般地馳來。眨眼便掠過金老爹的肩頭。

『見嗎？那樣鬼的氣燄』！

『眞是鬼！許是鬼子家里死了人啦』：

『如果咱們不是「老行李」（註：東北土話，卽老出門的意思。）早做了馬蹄下的泥漿。』

『踏死了人不要償命麼？咱想一命抵一命是最公平不過的事』。

『哼！鬼子有鬼子的氣燄，踏死了人不償命，才見得鬼子的氣燄火樣地逼人，可是咱不懂，咱們老百姓怕鬼子猶可說，省城里頭那些帶兵的怕鬼子是什麼道理』？

『這是閻王怕判官，判官怕小鬼！哈哈』！

『一月前，朱姑太的孩子騎驢上省城去，像咱們剛才一樣，半途中碰到兩騎鬼子乘着的馬。可是孩子兜竟是孩子，手脚不及咱們活；而且鬼子們存着心闖禍，防也沒處防，反正踏死了人不償命，沒人敢根究的。』

『鬼子殺人不償命，還是誰定的王法』？

『這…………』

兩個兒並着肩頭馬頭，邊說邊跑，金爹兒正想繼續說下去，不防半天里拍的一响。仰起脖子望，東邊雲堆里一頭鳥正掛了血翅墮下地去。

『瞧吧！那些鬼的氣燄！如今連天上飛的都得惹上一惹吶』。

又緩緩兒跑上幾步，金爹兒發現自己頭頂上……一羣老鴉跟着向西飛，同時，拍拍的鎗聲連續地又响了起來，不消說，一羣老鴉死的死，傷的傷，不死不傷的四散去逃命；就在這時候，有一顆沒生眼珠的子彈，不偏不歪地打從金爹兒後腦跟鑽將進去。

『啊……』底下的「呀」字還沒溜出口，金老爹的一生已結束了；正像他乾脆痛快的性子一樣，死得沒有一點躊躇的。

『咱不忘記祖國，不忘記故鄉；更牢牢記住咱們的敵人』！

這彷彿是金爹兒永遠在金大肉體上伸入一張寸長的針，把他全身筋骨刺得根根腐爛。

（三）

那是一間破屋子里發生的故事：

『鬼子的氣燄一天盛一天，咱們呢？該是低頭服氣，捧着卵子叫「爺爺」麼？不！咱偏不相信鬼子是三頭六臂的天神天將！咱們老百姓豢養着的狗官們縱然不爭氣，咱們老百姓自己夥伴里該爭一口氣。爭一口氣給鬼子們認識認識，爭一口氣給全世界的人瞧瞧，讓大家知道一點中國人還沒死盡——還沒給鬼子的大炮轟盡，飛機炸盡；還剩留一部分不肯「捧着卵子叫爺爺」的老百姓，不怕飛機大炮的硬漢。

『也許是笑話，據說咱們中國有四萬萬人，如果是的，咱眞不知除這里數千人以外，其餘的人全到那里去啦？

『咱們這里數千個人，沒有大炮，沒有飛機，可是咱們有比飛機大炮力量更大的數千顆浸在沸水里煮煉成熟的赤心。憑着這數千顆赤心殺死過幾千以至數百的鬼子，憑着這數千顆赤心嚇傷過不少鬼子的鼠胆。

『抗日這名詞跟着「抗日名將」避暑莫干山而落伍了。咱們不懂得潮流，還是這麼傻幹着，抗日永遠成爲咱們的幌子了』！

一說就那麼長，又那麼快，那位新聞記者一面點着頭，一面運用他的腕力，沙沙沙地寫上紙去；另一面還須「洗耳恭聽」，不讓他漏掉一個字的。

靜了好一會，新聞記者才得放下筆來休息一下。

『「捧着卵子叫爺爺」，這眞是一句絕妙的形容詞，近來那些人怕是格外多啦。』



『那自然！而且有不少關內人巴巴的趕來幹那「捧着卵子叫爺爺」的勾當；那是咱們中國人的奇恥大辱，最最丟臉的事』。

『不過關內也有不少不少眞正愛國的志士，就可惜那些大官們不許…………一切愛國行動全歸入空虛…… ……』

『這是什麼話！中國人不許中國人愛中國，這是什麼話』！

金大有些忿然了！嗓子提得那麼高地。

『而且徒事口頭上的宣傳，沒有眞實力量對付，也還是徒然的；怎及得來這里每個人有一桿鎗。

『每個人有一桿鎗也還是徒然！像咱們，咱們同鬼子之間實在算不得戰爭，至多不過較孩子們的玩意兒鄭重一點。他們有大炮，飛機，烟幕，自由步鎗，……；回頭看咱們，是些什麼？別的不說，單是子彈，咱們化了一顆便得掂上幾同分量；因爲化一顆少一顆，不得不打算，使每一顆子彈打倒一個鬼子。您想，這豈非像把雞子去鬥石頭，有點兒戲！所以，有希望咱們幹成怎樣大事業固不可能，就是咱們也未嘗夢里頭想過。咱們沒好成績做給人看，咱們只能保證這周圍一百里內的乾淨地——同時就是替咱們中國人撑場面——每隔十天八一月二月犧牲幾個硬漢是咱們不吝惜的。人同鬼子的眞正戰爭，不是咱們數千人所能勝任；如果將來有一天，且讓咱們擋頭陣吧』！

『軍長常要上前線去吧』？

『什麼軍長』，您太言重了！咱同樣是小嘍囉，同樣是最前線的一個。不過咱很慚愧，在上年八月十八一仗里，咱的左腿給鬼子的炸彈炸燬了，以後就裝了一條假腿。所以，咱再沒有幸福站到最前線去，只索躱在「皇城」里做「滿洲國」的「順民」了。哈哈』！

『皇城里不危險？聽說每月調查戶口的』。

『調查戶口，您知道是什麼一回事！鬼子的眼珠雖利害，咱有本領給他撒上一塵灰』！

『軍長那邊府上可有危險品藏着』？

『這……略爲有一點』。

金大雖是直心眼人，對於這個新聞記者的態度總不大放心。尤其是他末一句問得太蹊奇，簡直疑是鬼子派來的間諜了。

『很祕密吧，許是埋在土里』？

『不！安在廳堂上呢，哈哈』！

『軍長說笑話』？

『笑話？安在廳堂上等那些「捧着卵子叫爺爺」的鬼子孫來，讓他們見了去通風報信，論功討賞；這是好事』。

金大的臉子漸漸的變色了，他發覺對面那個不像是南方人，沒有南方人的禮貌，沒有新聞記者的態度。

『來呀』！

立刻從門外邊擁進四個弟兄，可是那位新聞記者還是神色自若地坐着。

『請這位先生留在這里吃一口冷飯吧』！

…… …………

事後據伙伴中人說，那位新聞記者正是「捧着卵子叫爺爺」的一個熱心人。

爲了這，金大從此不見做皇城里的「滿洲國順民」了！

幽默畫典

王彥存作

◎交際花



媽：阿囝，你年紀這樣大了，還一點不懂事。昨天晚上我又看見你和一個男人親嘴，他是誰？

女：媽，你看見的是穿中裝的還是穿西裝的？是穿馬掛的還是馬夾的？穿馬掛的是李部長，穿馬夾的是張局長，穿西裝的陳科長。你不說清楚，叫我怎樣回答呢？

◎局長害人

房內的妻：殺千刀，一天到晚死在外面。現在十點鐘了，你回來做什麼？

門外的夫：親愛的，快開門讓我進來睡吧。今天局長做壽，飯碗問題，不能不去。我的好太太，請你快開門吧！下次決不敢了。

房內的妻：不行，今天不准你進來睡。你要睡，就到柴間裏去睡一夜吧。

門外的夫：但是柴間裏沒有牀呢！而且那邊很冷。

房內的妻：那我可不管。……就是開門讓你進來，這兒也沒有地位給你睡。誰叫你回來得這樣遲呢？

門外的夫：……因為局長做壽呀！

◎聰敏的老媽

老媽：收房租嗎？過幾天來收吧。奶奶出門的時候，忘記把房錢交給我。

賬房：但是前天我來的時候，你們奶奶叫我今天來收呢。怎樣今天又忘記了呢？！

老媽：好先生！我的話准不會錯的。奶奶出門的時候，對我說又忘記把房錢交給我了。

◎不同的觀點



警察長：小賊，上次放你，這次又來了！一定要關你三個月，使你吃吃苦。

賊：多謝老爺，我又可以三個月不愁吃喝了，

◎烏龜造像

先生：王仁，你知道何種動物壽命最長？

王仁：烏龜。

先生：對的。那末你可知道龜的形狀是怎樣的呢？

王仁：和尚頭，八字鬚，墨晶眼鏡，黑馬褂，藍袍子，西裝褲，絲絨鞋子。



先生：不對，烏龜不是這樣的！

王仁：先生呀！一定對的。我媽媽常常叫爸爸老不死的烏龜。

◎媽媽在後面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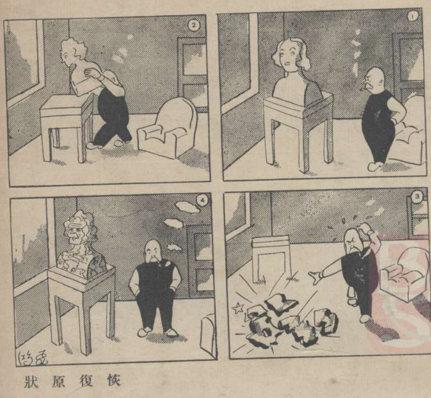
他：你們做什麼……你們做什麼拉看我，快……快放……快放手！

她：老爺，幫幫忙罷……這幾天生意清……請到裏面去坐坐。

他：……天呀！請你們快快放手吧，媽媽在後呢！



慮而后能得



恢復原狀

張鴻飛作



嚴密的防空

陳康作

一枝香煙的消滅

廖冰兄作

人間世



韓龍臣意　董天野畫

○(一)門前冷落車馬稀　○(二)共討論具體辦法　○(三)提倡誘惑方策，一致通過　○(四)首先實行蓄髮，以壯觀瞻

○(五)訓練迷人手段　○(六)張貼動人廣告　○(七)生意果爲興隆　○(八)人去自成樓空

所謂新舊比較

黃嘉音

聽說時代漫畫要在近期內擬出一個所謂『新舊比較專號』。這在中國的漫畫界是有一種新的勇敢的嘗試精神。然而我却第一個要舉手反對，要來潑冷水。我先要預言這一個專號是出不成功的，就使勉強出得成功，也沒有多大用處。

我說你要出專號，便得想法子去找個好好的字眼，能夠有號召力的，譬如說『香艷肉感』，『跳舞救國』，『和尚討姨太太』，多得很，假使能出這種專號，才會有風行全國。

『新舊比較』這四個字的確有點兒不通。新者，可以說是現在也，舊者，便是過去也，新舊比較者，明明是現在與過去的比較也。然而假使從前是如此，現在還是如此，那麼你從那兒去比較起呢？況且，過去的一定便是舊的，現在的一定便是新的嗎？單單這一點已經講不過去了。

還有，你也得看看這年頭兒是甚麼年頭兒。你主張新的嗎，老頭兒便袖出旱烟桿出來指你臭罵一頓，你說舊的好嗎，你便得準備挨青年人的硬拳頭。假使想做騎牆份子，你準得吃足四面的虧。够了，這個專號我早就說還是以不出爲妙。

比方說，中國在一千年前是以農立國的，一千年後的現在還不是以農立國嗎？四千年前的農夫早就以牛耕田，現在你到鄉下去看看，還不是如此嗎？所以我說在中國幾乎是無所謂新舊的。或許有人說現在鄉下的房子比從前的破，人比從前的苦，或是說從前的牛比現在的肥大，你假若要以此而分新舊，那未免是個大笑話。眼睛亮一點的人也許會說，近來中國向外國大借洋棉洋麥，這是一種大進步，值得一提的。然而還有誰愛聽你的話？

中國的教育更不用談，所謂學制也者，已經改革好幾趟，然而到如今還在幾本經書上翻身，代替老學究上台的祇是一些新學究而已。

幾千年來橫遭壓迫，如今已有覺悟的新女性奮起，力求婦女的自由解放了。中國恐怕祇有這可算是過得去的新現象。可是假使我們要把「新舊比較」一下，令人不由得又要抽一口冷氣。請問城裏的高跟皮鞋與鄉下的三寸金蓮有何分別。五步雖然比三步多了兩步，然而可惜祇是兩步而已。

瞻前顧後，好不令人傷心也。可是上海租界裏的市民們，我來報告你們一個好消息：一九三五年的流線式新汽車已經呼呼然，沙沙然，風馳電掣地上市了。上海的富翁曉得方匣式的舊汽車不時髦了，於是改用流線式的最新汽車，這豈不是一種可喜的新現象嗎？在中國要找新的比較，祇有請你來看上海的汽車！

舊頌

若常

年頭是一個一個地在轉換，可是換來換去還是這樣。社會是這麼地挨了過來，在社會裏蠕動的人當然也是這麼地挨着。雖然報紙上常見到「花樣翻新」的廣告，歷史上也有什麼嶄新文學運動，可是過了些時候也就舊了，或者根本並不新什麼。

從中國的循環哲學講起，物極必反，而一變就是由舊而新，由新而舊，新舊之間就沒有什麼分別可言。雖然，我們用許多關於新舊的字來指示其間的差別，也是勞而無功的罷。

譬如歷史上最老的老把戲，可以一變而爲嶄新的新運動。像秦政是中國二千餘年前的英雄了，可是也能見之於今日，而且這樣的英雄在今日還很多，這樣的把戲在今日也很風行。不過誅九族或十族的事却不常見了。

在新日，有些人都嚷着要新，也有些人想發現些新的把戲。可是這些新，也是由舊裏蛻化出來的，雖然說衣不經新，何由得舊；而事，却是事不由舊，何從得新。我們知道禮義廉恥是舊道德，而現代人却看來是新道德。即此一端，就可以證明新就是舊的還原。倘若我們用些原哲學來解釋人間現象——尤其是在我們貴國——那末一切疑難就可以迎刃而解。從前小學生在家熟裏「一日三行讀大、中」，現在，中學校裏也在讀經，「子曰」，「詩云」，也常掛在十四五歲的學生的嘴邊的一種裝飾。

一般讀書人，於是也就是聖人之徒了，這些聖人之徒也就是將來新中國的中堅。倘若孔二先生還在今日，一定要宛爾而笑，叫子路推起車子，東北西南地游歷一趟，保管可以通行無阻，不受陳蔡之厄。可惜他已死了二千餘年，我想他在天之靈一定在嘆「我生也早」了呢。

這是現代新思潮，也就是舊思潮，因爲是從舊思潮裏脫胎出來的。反之，所謂舊思潮也就是新思潮，因爲牠曾經新過。所以新就是舊的還原，依舊是舊，而舊也就是新。

我們根據我們的還原哲學，就可以乾脆地肯定，人間只有舊，沒有新；只有歷史，沒有時事；只有幽靈，沒有人；即使墨索里尼或希德拉，也只是秦政的幽靈的復現。

結論是：新即是舊，舊即是新；是新即舊，是舊即新。所以我也將趕上現代的新思潮，在這篇文章的最後，做先王商湯的盤銘；加一個頌。頌曰：

苟日舊，又日舊，日日舊。

中國婦女解放畫史

(一)足趾解放(裹脚帶)時期。(二)大腿解放(弔襪帶)時期。(三)頭腦解放(爭平等)時期。

程柳桑作

漫畫的最高標識和理論

下川凹天著
藍蔚邦譯

今日的漫畫界，已和過去的相異；漫畫的要求和存在性已很明瞭起來了。但民衆仍然對於漫畫常感到一種不滿足，因爲什麼理由呢？因漫畫家之拙劣嗎？否，技術的方面上決不是拙劣的！

對於民衆的要求，漫畫家的着眼點立錯了是不能否認的。和民衆之間沒有打進「楔」的漫畫，（註：楔，英文 to drive in a wedge 譯爲中肯之意）這可說是現代漫畫的一大缺點吧！

往日岡本一平君的漫畫漫文，是有打着這個楔的。又近日田中比左良君的滑稽小說的插畫等，也可以說有打着這個楔吧。但是不用說漫畫和漫文的進行，乃是過渡期的，和漫畫原有的眞正目的相去很遠；而插畫呢，不論是怎樣滑稽，亦不外是插畫而已！

然則民衆現代所要求的是怎樣的漫畫呢？以我的所見，漫畫是以美爲對照的繪畫，同時也是運用繪畫技巧的論文，是新聞，是詩，是歌，是宣傳；故其內容要恆與時代相遷移的。例如資本主義全盛的時代，卽資產意識的旺盛時，沒有階級意識，只是日常很平凡的滑稽價值便是漫畫。但是像今日的思想混亂時代，民衆已不再爲此等漫畫發笑了，因爲笑比從前更加複雜化了。

特別是最近電影長足的進步，把從來平面的漫畫效果變而爲立體的。彼卓別靈、羅克、以至麥閃聶的電影喜劇之何等滑稽，其技術之何等深刻，也不待論者之在這裏添上蛇足吧！在笑中旣有淚，亦有色情(Erotic)亦有時間，此到底非從來平面的漫畫之單純所可對抗的。

（一）對於一切階級解簡單而有效的直接行動

然而翻觀今日的報紙雜誌是怎樣呢？他們現在還受着金錢主義的綁束，以爲「席氏」（卽美國的連續漫畫 Bringing Up Father）和「不知憂愁的父親（也是一種長篇連續漫畫作者日本漫畫家麻生豐一躍以此衣名）式以外的，俱不足以稱爲漫畫。漫畫所有的笑和諷刺，應要是其結果，其內容只屬於日常茶飯的諧謔乃至職業的「落語」（一種專說無稽的笑話，以引人發笑的像我國說書一流的東西）是萬不可的，要漫畫卽生活方可，要把現代國民之大多數所懷抱着的社會意識，人生意識來作成漫畫，才着是眞正的。

食糧是有的。

葛羅氏的一九二五年作品

然則有怎樣內容的漫畫才有社會的存在性，卽所謂「楔」呢？我想分此爲世相漫畫與色情漫畫二大別。像今日的文藝可以分爲普羅作家和享樂作家兩大羣一樣，漫畫家也可以別而爲階級的漫畫家——包含左右兩派——和享樂的漫畫家，亦卽世相漫畫家與色情漫畫家二種。

何以只這兩種才有漫畫的存在性呢？試就現在正引起輿論的電影而論：彼電影的藝術是綜合的，不論其內容如何偉大，全部看完之後，殘留在腦裏的只不過是一個印象。此印象卽是歸納的表現出來的漫畫。然哉，把一切事物濾過了而最後殘餘的，這不叫做漫畫而何？況且這漫畫是經過人的眼簾而直接把印象釘在腦裏的，故無比這個爲單純的而且有效的直接行動。吾等在實行的世界，常看見政治、社會、經濟、科學等實物的影片，在此不絕地轉動的各樣之中，抽出成一種而意識的來擺佈之；於是有世相漫畫。然則別一種的享樂漫畫，又何故要是色情的呢？這個要從兩方面來說明。

其一，日本是世界的春畫國。從往昔已有「浮世繪」這種色情的歷史的事實。描寫色情的美人，世界中的畫家也沒有能夠追從日本的吧！而此「浮世繪」的後繼者是誰呢？這旣不是深水，亦不是清方，（伊東深水和鏑木清方都是日本近代的美人畫家）實在是現今日本的漫畫家。此所以享樂漫畫爲色情的之一故。

（二）漫畫的最高標識和不出現的世相漫畫家

其又一故是「時代」。在現正堂堂的風靡着全世界的爵士的享樂時代，漫畫應有的責任，是在於製造或一種「色情的」的作品。電影藝術是有極高的技術了，然而在現實的美人的姿態上，能夠表現出漫畫家所要求的各種姿勢中之色情麼？反之，漫畫則於此點能夠現出超越了時間和空間的藝術鄉來。此一點今後的漫畫家有求和大衆間更強力的接觸的必要。但這裏所說的色情漫畫，不單是指漫畫美人而言，要像德國的葛羅氏(George Grosz)的色情漫畫之爲爬羅剔抉社會卑惡的一種論文，及法國「數里路」(Le Sourire)之畫之基礎於詩的精神一樣，所謂畫龍點了睛的作品才是眞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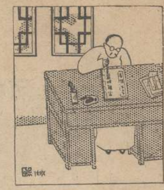
但是這樣說來，眞正的色情漫畫，在今日的日本是絕對不蒙許可的。世相漫畫也因無好漫畫家，嚴密的說起來，目下的日本，也可以說是絕無。因此我國民衆和漫畫，遂這樣的終於不相連結。近日檢閱制度已漸次對於藝術理解起來，故將來日本的偉大的色情漫畫家的出現，是可預期的；但偉大的世相漫畫家之出現，則非容易。試思實際上有沒有爲漫畫家而設的學校？實驗場是否充足？理解如何？待遇又如何？民衆對於漫畫的要求日益增高，而把民衆和漫畫來緊縛的「楔」，不知已時的搖蕩着，這就是可嘆的漫畫界的現狀！

—本篇係摘自藍君所著『漫畫研究』言論篇—



愛妾雖多偏無後，嬌女未婚竟成孕。

陳振龍作



前清某縣衙門，有一最老於公事之幕僚，一日公文內夾有一份訃聞，戳批云：『爾既知罪孽深重，何以不自殞滅，乃至禍延爾父，所報生卒年月日時，及是否壽終正寢，有無不盡不實，殊難憑信。案關倫紀，不請官相驗，卽行親視含殮，殊屬草率從事，所請擇日領帖之處，着不准行，後幅羅列干人，均係未出五服，雖免不無患通情事，不准并斥。』（李瑞熙作）

獻歲的話

胡徇遵

嘗見明人尺牘「小品」，陸垿除夕與友云：「歲行盡矣，人意蕭條，不知吾輩一生應得歲許年華，當如是除去耶！回首茫然，百感交集。幸卽襆被過小齋，聊具辛盤椒酒，與兄屈指今歲二百八十四日中，得勝友幾人？得驚人之詩幾首？飲酒幾石？遊覽名勝幾何？笑幾回？哭幾次？淸寫一行年譜，以遣今夕，何如？」這短短的一段「獨抒性靈的」語句，讀之使人戀到味外味。

大約是百一居士的壺天錄罷，說到北京除夕故事，載着某孝廉的除夕自撰聯語：「放千枝爆竹？把窮鬼轟開，數年來，被者小奴才，擾累俺一雙空手。」「燒三炷高香，將財神請進，從今後，願你老夫子，保佑我十萬腰纒。」「不錯，」「破落戶的子弟，愛誇祖上家當」，一樣的道理，新年是需要說吉利話的，也不妨擺擺空架子。這更爲公認的點綴吧！

吳自牧夢粱錄有載：除夕家人圍爐團坐，酌酒唱歌，小兒嬉戲，通夕不寐，謂之守歲。按「守歲」之風光，今日猶遺留在民間；且有名之曰「醒長壽夜」者，這或許是根據古時所謂「守歲能延年」也。然而，此事之可笑，夫人皆知之，毋庸我來喋喋，不過，爲的聊勝於無，姑且引證古人詠「守歲」詩一首，以領略其幽默的意味。昔賢席振起詩云：「相邀守歲阿咸家，蠟炬傳紅映碧紗，三十六旬都濵過，徧從此夜惜年華。」

獻歲好事，除掉守歲，就要推拜年了，據清嘉錄載：「男女以次拜家長畢，主者率卑幼，出謁鄰族戚友，或止遣子弟代賀，謂之拜年。至有終歲不相接者，此時亦互相往拜於門，門首設籍書姓氏，號爲門簿；鮮衣炫路，飛轎生風，靜巷幽坊，動成閧市。」故范來宗拜年詩云：「走賀紛闐歲籥更，素非識面也關情；添丁誇列懷中刺，過午飛留簿上名，羽士禪師同逐逐，東家西舍盡盈盈，春明猶悲還能記，馳徧輪蹄內外城。」誠然，現世賀年之俗未免，也還有這樣狀況。同時，又想起我鄉，安徽歙縣有一首童謠：「月月有初一，何須來作揖，有衣來顯衣，無衣來騙吃！」寥寥數語，實含至理，亦可謂道破了拜年的虛僞！

封面說明

工頭：　跌死的工人，請給點撫卹金。

營造廠主：　假使他們一個一個都跌死，我這筆生意恐怕不够撫卹呢！

死者：　老板，你願意爲幾塊錢的撫卹金而跌死嗎？

編者的獻歲話

◎這本刊物，出全了第十二期，一年的光陰匆匆地過去了。在這歲尾年頭的過渡期，我們（編者與讀者）依例可以道聲恭喜，意思是大家生活得多好，并且希望明年生活得更好；欲除舊布新地一向曆來所希望的都辦到最好！這話够吾們玩味，雖然這年頭許多事情大家統說開倒車了，但我不信一點也沒有新的事情在發生，所以我們的心願還不致落空。不觀夫，政府上下宣說要避免武力爲解決內政之工具，實行精誠團結嗎？我們最關心不過的事，尤其能依法享受言論之自由一條。因此我們可以做活潑鮮跳（此爲動物學所一致承認的唯一本性）的國民，大家快快活活討論切身的問題，無論是關於國際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各種重要事件，好像集許多益友在一起，批評的眞眞實實批評，探討的窮思極想探討，也無妨有時說得打趣些，大家調劑調劑感情，舒鬆舒鬆神經，決斷不會有自己給人取笑了欲翻臉，這樣，和平的空氣長時期保存着。假使我不曲解言論自由的意思之話，這一點，好像已非舊時所夢想得到的了。

◎我們的生活環境，方式、趣味都是多角的而且是交錯的，因此畫家要找的對象，也能在各個與趣不同的社會層去尋求，一定欲含蓄深刻，這個條件尙請作稿者加以熟考。凡是缺乏創作力的東西如與人同樣的筆法題材，竟或有同樣意義的稿件，今後吾們祇得割愛。請製稿人爲自己的信仰，自己的藝術價值，爲整個漫畫界努力爭光吧！總之站在時代前綫上的作品，吾們定是最歡迎的。

◎本期公開信箱不及排入，惟後尙須擴大地位。請參閱各期答案，問題如有雷同者，幸勿再問，免多重覆爲感。

中宣會圖書雜誌審委員會審查證第八六三號



時代漫畫

第十二期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叁肆零柒號

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每冊一角

主編　魯少飛

發行　張光宇

出版　時代圖書公司

定閱價目

冊數	全年十二冊	半年六冊
國內	二元四角	一元二角
國外	四元	二元

寄費在內，郵費代洋實足通用，日本台灣朝鮮作國內算，香港澳門作國外算

編輯所　上海漢口路同安里內電話九三六八八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三〇〇號電話九二〇三一

MODERN SKETCH
Published by The
MODERN PUBLICATIONS, LTD.
300 Foochow Road, Shanghai.
Tel. 92031.

廣告價目

底封	每方吋二元半（三色）
底裏	每方吋二元半（三色）
封裏	每方吋二元半（三色）
普通	每方吋一元半


時代漫畫
好惡的對象
張英超作
12.
7079